

大物雄风

肖云星



大将雄风

星云

文化泰斗出版社

大 将 雄 风

肖 云 星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10.875字数190,000插图2

1986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800册

书号10228·111 定价1.95元

目 录

天骄	1
一个飞行官的梦.....	103
大将雄风	176

天 骄

一架乘载空勤人员的大型运输机，从外地转场回来，在就要着陆的时候，突然整个起落系统失灵，起落架放不下来，无法实施正常着陆。

它是 04 号。

本场指挥员冯南师长，沉着指挥，飞行员使用了紧急制动，加大速度俯冲，大坡度急转弯等所有应急措施，都没有把它放下来。

这时飞机的油料，几乎燃烧殆尽，最多只够半小时用。

懂行人都知道，这种型号的飞机，自身重量大，一般不能迫降，迫降就是个大炸弹。

飞机一次又一次复飞盘旋，狂躁的马达声，象阵阵沉雷滚过大地，滚过人们的胸膛，撕裂着人们那一颗颗紧缩的心。

救护车、消防车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司机瞪大眼睛，紧握方向盘，随时准备应命出动，去和灾难和不幸争夺生命的希望。

家属、孩子也从营区奔了出来，纷纷扑向机场。一个个揪住胸口，咬着嘴唇，几百双惊恐的眼睛，死死盯住那架出事的飞机。

指挥室里，更是笼罩着一层沉闷得叫人窒息的紧张气氛。无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人员，都屏住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，透过塔台的巨大环形玻璃，密切注视着天空。每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，紧跟着那架飞机激烈旋转，上下浮沉。

“还有什么办法？”冯南师长头也不回地问。

一阵难忍的沉默，象团凝固的高压气团，把大伙的心更加压抑得沉沉欲裂。

“谁还有办法，说呀！”冯师长暴躁地大声叫着，手中的话筒简直要捏碎了。他那双一向闪烁着明亮的光辉的精明的大眼，此刻被一层混浊的东西盖住了，象是进出的泪水，象是闪过的阴影。黑瘦的脸颊失去了平时所常有的那种矜持、冷静的神态。

飞机上乘坐着十几名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刚刚训练出来的年轻的飞行战士，还有他的受人尊敬的妻子、女航医郭小姗，他的心哪能不焦躁不沉重呢？

忽然，一个沉稳、刚健的声音在人们耳边震响：

“我建议，立刻请尤多夫同志想办法！”

象听到口令，同志们一齐把目光射向冯南身后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、戴宽边墨镜的老军人。

那是一副高大的身躯，站在一米七五身高的冯南旁边，比他还高出半个脑袋。他慢慢摘下墨镜，五十多岁年纪，额角却不显一丝白发，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，紧紧地压住一双冷峻而深沉的眼睛。他是空军司令部下部队检查训练的一位部长，人称老部长。

一听说尤多夫这个名字，冯南不觉心中一震，瞬息间脸上掠过一丝犹豫的神色。

老部长一眼看出了他心中的复杂感情和难言之处，但仍固执地目光炯炯地望着他。

冯南轻轻叹口气，慢慢抬起头，有点为难地说：

“尤多夫同志是我的老上级、老战友，是飞行部队里有名的阿萨82发动机专家！可是，老部长，您知道，他是一个被天空抛弃的人！”

一股怒火从心底烧起，老部长两眼发红，嗓子直想冒烟。虽然他身子纹风没动，两手的骨节却攥得“格巴”、“格巴”直响。他又把墨镜架在宽大的鼻梁上，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冯师长！我请你立刻找到他，救飞机要紧，天塌下来我顶着！”

“我是冯师长，”冯南立即抄起指挥台上的电话听筒，神情严肃而果断，“接部队五·七农场，请技术检查主任

尤多夫同志讲话！快，误了事我要你负责！”

机灵的女电话员立刻以最快的速度，把特急电话接到了部队农场。

没想到，那里传来一个叫人失望和不安的消息，尤主任由于肝硬化后期浮水，病情突然加重，今天一早送进了医院。

“什么？”老部长的心一下收紧了。

冯南听到这个消息，也不觉一惊，嗓子顿时嘎哑了：

“尤主任病情沉重，住进了医院！”

老部长稍一思索，当机立断：

“快！接医院！”

冯南看到老部长那铁青的不容分辩的脸色，立即道：

“快！接医院。”

于是，电话又紧接着追到了医院。

医院值班医生，听说找尤多夫同志讲话，眉头一皱，立即回话说，他正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输液、输氧，进行抢救，不能接电话。说完就把电话扔下了。

老部长一把从冯南手里抓过听筒，不甘心地一遍遍喊着：

“再接医院！老尤！老尤！尤多夫同志！我是老部长……”

然而，听筒里除了传来一阵阵蜜蜂似的“嗡嗡”声外，什么也听不见。老部长的心渐渐地沉了下去。他那铁板

一样的巨大身躯，也禁不住摇晃了一下，抓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手，差一点没有从耳边滑下来。

这时，指挥室里人们脸上刚刚透出的那一丝希望的光，立刻又被阴云遮住了。

天空的那架飞机，还在盘旋复飞，显然它已经飞得精疲力尽了。驾驶员心里异常紧张。他们明白，再过一会，油料指示灯就会象鬼火一样闪亮起来，警报系统也会发出一阵阵骇人的报警的信号。危险和不幸在一步步地向人们逼近，整个机场被一种绝望的死一般的沉寂笼罩了、吞没了。就连塔台上那杆标志着飞行日的小蓝旗，也缩紧了身子，一动不动地呆立着。

冯南师长几乎失去了控制大脑的智能，他的身子好象慢慢飘了起来，又沉了下去，眼看要落入那可怕的无底深井。自从担当各级指挥员以来，他还从来没遇上这样复杂危险的情况呢！

整个指挥室里，唯有老部长还保持着最后的镇静和信心。他一面决定飞机离开跑道，选择地形，准备万不得已时迫降；一面仍旧牢牢抓住电话听筒，静静地耐心地听着，听着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，话筒里突然传来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亲切而细微的声音，只是这声音显得非常虚弱，非常短促：

“你是谁？老部长吗？我是尤多夫……你找我有事

啊？”

“有事！有事！有要紧的事啊！”老部长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鼓涨起来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他来不及和这位老朋友说别的，两手捧着电话听筒急急地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叫别人给你说！”

他把电话迅速递到冯南手里，严厉地：

“立刻向尤主任报告情况！”

当冯南把听筒接到自己手里的那一刹那间，一股血液倏地涌上他的脸颊，心里象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然而这些，只是一闪便过去了。他迅速举起话筒：

“尤主任你好啊！我是冯南！你的病情怎么样？大家都在惦念着你啊！”

电话里出现短暂的沉寂，显然尤老头听出了冯南的声音。可是不一会儿，便传来尤主任那冷静而严肃的语音：

“不要扯这些啦！快把情况告诉我！”

冯南马上将空中发生的危险情况，简短明白地向他报告。

此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冯师长手里那个小小的黑色物体上，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看不见身影的沉重病人的身上。他们等待着、盼望着，随时准备把从话筒里边传出来的那束希望的电波，发向天空，发向

那架即将冒险迫降的飞机。

话筒里又传出那个微弱的短促而镇静的声音，他开始和冯师长对话：

“油料多少？”

“十五分钟！”

“飞行高度？”

“一千五百公尺！”

“能见度如何？”

“良好！”

“好！现在听我指挥！”尤多夫果断地发出命令，“使用紧急制动！”

冯南回答：“已经用过了！”

“请你再用一遍！”

冯南指挥 04 号飞机，又将那套应急办法重做了一遍，然后报告说：

“无效！”

尤主任的声音：

“命令右座，立即将右侧机仓壁从下往上数第五根红色导管砸断！”

冯师长传达给空中后，04 号飞行员立即按照这个命令，迅速找到了那根红色导管。可是这条坚硬的用铅合金制成的导管，用什么东西把它砸断呢？他们找来找去，急了一头汗，也找不到工具。

尤老头发火了，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尖而嘶哑：

“没有工具？手枪是干什么的？手枪！”

飞行员立刻醒悟了，急忙抽出手枪，卸下弹夹，倒过头握住枪把，“当当”砸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红色导管被砸断了，油路一通，倏地一亮，正驾驶面前的指示灯亮了，起落架“格登”一下落了下来。

飞机终于在经历了一场惊险的、撕裂人心的危急时刻之后，安全地落在了跑道上。这时的油料，已全部耗尽，最后的那一刹那，是全靠滑下来的。

机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激动、热烈的欢呼声，战友们、亲人们含着热泪互相拥抱，握手道喜。大家都深深感激机场指挥员的英明指挥，是他挽救了这架临难的飞机，是他救出了几十位同志的生命。

冯南和妻子郭小姗紧紧握住手，多少语言涌到了嘴边，可是一句也说不出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叫人震惊的不幸的消息：尤多夫主任因为劳累过度，耽误了抢救时间，病情恶化，又一次昏迷过去，生命危在旦夕。

老部长的脑袋“轰”的一下，心就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掌紧紧攫住了似的，气闷欲绝，要不是他用力扶住了跟前的桌子，他那坚强的躯体也会倒下去的。

“备车！医院！快！”

、他顾不上去向同志们祝贺胜利，只是向旁边吃力地

喊了一声，谁也没看一眼，便迈起沉重的步子，蹒跚着走出指挥室……

二

北京吉普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山间公路，急速地跳跃着向前行驶，两边的景物恍惚地、飞快地向后闪过。

老部长紧闭着那张象是用钢铁铸成的嘴巴，一声不响地坐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，要不是他往前倾伏着身子，尽力缩紧高大的躯体，头顶会把篷布顶翻。

此刻，他那副冷峻的面孔更显得可怕了。愤怒、不平、同情和担心……各种复杂的感情，一齐涌上他的心头。他被一个痛苦的始终回答不了的问题，久久地困惑着、折磨着：

“天空为什么把他给抛弃了？”

.....

路越来越难走了。吉普车行驶到一段土石路上，雪水一化，又粘又滑，车子老调屁股。司机不得不减低了速度。

老部长一声不响，自打上车好象连身子都没动过，心中却如火烧一般。但又不能去催促司机，他知道司机的心也是着急的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传来一阵飞机的马达声，那是一架过路飞机从头顶掠过。他立刻后悔为什么不坐

飞机去医院呢？这可真是一个莫大的错误，要是尤多夫同志他……嗨！老部长禁不住把脸贴上车窗，抬头望着天空，眼睛紧紧盯住那架越飞越远的飞机。

那是一架老式的美国造 C—46 中型运输机，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。一看到这架飞机，他就想起了尤多夫同志那段奇迹般的经历，和他走过的道路……

三

尤多夫是江苏常州人，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。后来通过关系被派到国民党空军部队学机务。

解放前夕，这个技术精良、为人老实的青年机械师，突然给解除了工作，被人暗暗监视起来，再也不准他接近飞机。他想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暴露了。没过几天，当真接到了组织上的指示，要他立即离开这里，想法潜入解放区。

可是特务盯得很紧，他几次想脱身都没有成功。正当他处境危急之时，有一天他打听到一架 C—46 运输机，要转场到离前线不远的某城市执行任务，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。

这天晚上，漆黑的夜没有一点星光，航空站象个阴森可怕的大坟场，显得特别寂静、森严。那一道道水泥桩、铁丝网，就象无数黑魑魑的“十”字架，令人恐怖地隐显在

夜幕的寒光里。哨兵象鬼影一样，在滑行道上，停机坪旁，来回游荡。沉重的皮靴一声一声敲打着坚硬的水泥地坪，在黑夜里听得更加清亮，传得格外远。

午夜十二点的时候，尤多夫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其实，自打熄灯到现在，他根本就没睡，一直在按捺着那颗急跳的心，苦苦地思索着脱身的办法，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。

房间里的人全都睡熟了，就连负责“看护”他的人，也因过度的疲乏，躺在床上打起了呼噜，看那姿势，就象死去一般。

于是，他轻轻掀掉被子，翻身下床，又将被子窝成似乎有人的样子，然后从地上摸起鞋子，轻手轻脚将门打开，走出了房门。这时，他才把鞋子穿上，悄悄地直奔飞机场而去。

当他潜入机场的时候，正好哨兵在换哨。他趁他们走到一起说话的时间，很快摸到了第二天一早要起飞的那架飞机旁边。他先趴在停机坪旁边的草丛里，看了看动静，确实辨认准了那架飞机的编号，这才慢慢摸上前，轻轻地打开飞机底仓的盖子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里边，躲藏了起来。

黑洞洞的底仓袭来一阵阵寒气，使他连连打颤。他虽然极力睁开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身子就象被锁进了一口密封的棺材里。他蜷曲着身子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耳边

不时传来哨兵的脚步声。他生怕不小心弄出响声，被别人发现。

时间过得是那样的缓慢，不到十分钟他就看了五次手表。他用手压住那颗紧张的要跳出胸口的心，焦急不安地倾听着外边发出的一切响声。他怕监视他的人发现他不在了，出来找寻；又怕这架飞机突然改变了计划，临时决定不起飞了。那可就糟了，不但脱不了身，还会彻底暴露，落入敌人的罗网。

他好容易挨到了天明。当那一缕黎明的曙光刚刚洒到地面的时候，就听到汽车声、人声，渐渐来到了机场，靠近到这架飞机身旁。于是他的心里一阵高兴，可也更加紧张不安起来，万一他们打开仓盖检查呢？

正想着，只听“吱嘎”一声，底仓盖果然被打开了。尤多夫猛地一惊，身子紧紧缩在角落里，连气也不敢喘了。心想，要是他们进来检查，一切都完了。不，决不能束手就擒，死也要捞捞本。他轻轻地从衣袋里摸出手枪，对准了门口，万一暴露，就和他们拼。

过了一会儿，还不见有人进来，只是“扑通”一下，有人把飞机的篷布摔了进来，正好遮住了他的身子。接着，又听到“叮叮当当”一阵乱响，底仓里扔进了一些别的物件。谁也没有伸进脑袋，看看里边有没有活人，就又把底仓盖关上了。

尤多夫这才稍微松口气，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。

飞机终于按预定时间、预定航线起飞了。机上的驾驶人员和乘客，哪里会想到，当他们就要飞临那座城市上空的时候，突然从飞机的底仓钻上一个人，站到了驾驶员的身后。这个年岁刚刚二十出头，身材结实精干，长着一对机灵的小眼睛的年轻人，从身上掏出手枪，对着他们厉声喊道：

“不准动，谁动打死谁！”

驾驶人员一看都吓呆了，一个个掉了魂似地浑身乱抖，谁也不敢反抗。

尤多夫首先干净利索地缴了他们的枪，接着将一缕绳子甩到地上，然后用枪逼着他们说：

“现在听我指挥！快，你们互相帮忙，一个个都给我捆起来！”

几个空勤人员大眼瞪小眼，傻了似的呆望着，也不知是没有听明白还是怎么的。

“快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”尤多夫大声命令着，手枪一下顶在了那个领航员的腰上，“拿绳子，把他们绑紧点！”

“我绑！我绑！”他只得惊魂落魄地讲起了“团结友爱”，把他的伙伴一个个绑起来。最后尤多夫又亲手将他和正驾驶捆牢，自己跳上驾驶员的位子，操纵着飞机，改变了航线，直奔解放区而去。

虽然他是个高明的机械师，凑合着也能把飞机鼓捣